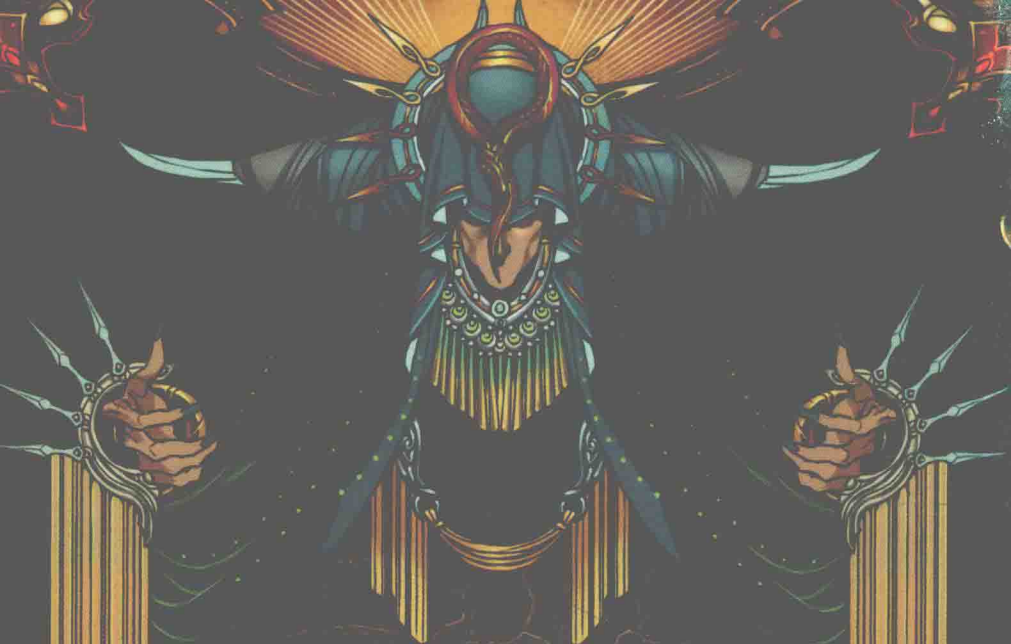




风暴帝国

The Empire of Storms

卷一

HOPE & RED

红眼与希望

[美] 琼恩·斯科夫朗 / 著 邝嘉儒 / 译

风暴帝国



**The Empire
of Storms**



HOPE & RED

[美] 琼恩·斯科夫朗 / 著 邝嘉儒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Empire of Storms (Book 1) Hope & Red
Copyright © 2016 by Jon Skovron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ill Grinberg Literary Management, LLC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版贸核渝字(2016)第017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暴帝国. 1, 红眼与希望 / (美) 琼恩·斯科夫朗著; 邝嘉儒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1

书名原文: The Empire of Storms (Book 1) Hope & Red

ISBN 978-7-229-11666-8

I. ①风… II. ①琼… ②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8675号

风暴帝国1: 红眼与希望

FENGBAO DIGUO 1: HONGYAN YU XIWANG

[美] 琼恩·斯科夫朗 著 邝嘉儒 译

责任编辑: 邹禾许宁魏雯

封面插图: Clownkid666

装帧设计: 谢颖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豪森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13 字数: 335千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1666-8

定价: 49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献给我的父亲，里克·斯科夫朗。

谢谢您送给我第一本奇幻小说，看看您开启了什么？

引 子

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丫头，”托亚说，语气仍然十分温柔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只是盯着他。

“你从哪儿来的？”

还是盯着。

“你是不是……”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会这样想，更别说要问出口了。“你是不是来自暗淡希望？”

女孩眨了眨眼，仿佛刚回过神来。“暗淡希望。”由于长时间没有说话，她的声音有点沙哑。“对。那就是我。”女孩说话的方式让托亚不禁感到战栗。她的声音与眼睛一样，空洞无比。

“你是怎么跑到我船上来的？”

“那是之后的事了。”女孩说。

“什么事情之后？”托亚问。

女孩看着他，眼神已不再空洞，而是变得十分饱满。饱满得让托亚那饱经风浪的心都犹如绞纱。

“我会跟你说的，”她说，声音如眼睛般湿润而饱满，“我只跟你说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了。”

第一章

失去一切的人能成就一切。代价虽大，但伟大就是如此。

——摘自《风暴之书》



1

辛·托亚船长在这些海域从商已经好多年了，类似的事情他见得很多。然而这并没有让他觉得好受一些。

暗淡希望是风暴帝国南方群岛上临近边境的一个小村庄，那里寒冷无比，商船罕至。托亚船长是为数不多的愿意不远千里前来贸易的商人之一。即便如此，一年之中，他也只会来一次。冬季时，由于海面结冰，船只几乎不能靠岸。

鱼干、鲸须、还有用鲸脂压榨出的灯原油都是些好货，即便在斯通匹克和新列文都能卖个好价格。暗淡希望的村民虽然和大部分南方人一样沉默寡言，但他们向来十分友好。他们与这种严酷的环境抗争了几千年，到现在依然屹立不摇，这种品质让托亚十分尊敬。

因此，当看到这座村庄被夷为平地时，托亚不禁悲从中来。商船缓缓驶入狭窄的港口，他扫视了一下岸上的泥路和石屋，没有发现任何生命迹象。

“这里发生什么了，船长？”克雷顿问道。他是托亚的大副，是个好人，一个忠心耿耿的家伙，尽管在工作上不太老实。

“这个地方已经死了，”托亚平静地说，“我们不上岸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都死了。”

“他们可能是去参加某种当地的宗教聚会罢了，”克雷顿说，“这里这么偏僻，这些南方人有自己的风俗也不奇怪。”

“恐怕不是。”

托亚用一根粗糙的、伤痕累累的手指指向码头。那里高高地立着一个木质标识牌，牌上画着一个黑色椭圆，椭圆尾部拖着八根黑线。

“上帝保佑他们。”克雷顿轻声说，摘下了头上的毛织帽。

“问题就在这，”托亚说，“上帝并没有这样做。”

两人就站在那里凝视着标识牌。周围鸦雀无声，只有寒冷的海风摇曳着托亚长长的毛大衣和胡子。

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克雷顿问道。

“肯定不上岸。让伙计们抛锚吧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可不想摸黑在浅滩上行驶。咱们就地凑合过一晚，但千万别出岔子，我们明天天一亮就驶回海上，以后也不来了。”



他们在第二天起航。托亚希望三天内赶到盖尔默尔，再从那里的和尚手里买到足够多的上好麦芽酒，以弥补这次航行的损失。

然而就在出航的第二天晚上，他们发现了一名偷渡者。

当时，托亚正在船长室睡觉，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吵醒。

“船长！”克雷顿喊道，“守夜人他们……发现了一个女孩！”

托亚呻吟着。睡觉前他喝了太多格罗格酒，现在他感到头痛欲裂。

“女孩？”他缓了一会儿问道。

“是，是的。”

“天杀的。”他咕哝着，从吊床上爬下来，挨个儿穿上冰冷潮湿的裤子、外套还有靴子。在南海的习俗里，女人上船就意味着倒霉，即使是



小女孩。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托亚一边考虑着如何摆脱这个偷渡者，一边打开了门。他意外地发现门外只有克雷顿一人，一遍又一遍地转着手中的毛帽子。

“嗯？那女孩呢？”

“在船尾。”克雷顿回答。

“怎么不把她带过来？”

“我们，呃……就是，伙计们没法说服她从索缆后面出来。”

“没法说服她……”托亚叹了口气，想知道他们为何不直接把她打晕后拖出来。倒不是因为是一个小女孩，水手们才不忍下手，恐怕是暗淡希望的缘故。估计大伙儿看到那村庄的恐怖命运之后，对天堂的憧憬比平时又强了几分。

“好吧，”托亚说，“带我去见她。”

“是。”克雷顿说，因为没有被船长责骂，明显松了口气。

托亚看到水手们围在囤备用索具的货舱前。舱口敞开着，大伙儿盯着黑暗的舱内，窃窃私语，不停比画着各种祈祷手势以驱走霉运。托亚从其中一个伙计手上取过提灯，伸手照亮了货舱，寻思着究竟为什么一个小女孩会让他的水手们如此害怕。

“嗨，丫头。你最好……”

托亚发现女孩死死地挤在沉重的索缆后面，肮脏不堪，看上去饿坏了。除此之外她与一个正常的八岁女孩无异。用南方人的审美来说算是可爱：白皙的皮肤，脸上有些雀斑，头发的颜色金得发白。但如果你看到她的眼睛，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：她的眼神十分空洞，甚至比空洞还空。她的双眼就像两池寒冰，仿佛会吞噬你身体的所有温度。它们是苍老的眼睛，是破碎的眼睛，是看过太多悲惨的眼睛。

“我们试过拉她出来的，船长，”其中一个水手说，“但她挤在里面死活不肯出来。还有，呃……她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托亚说。

他在舱口单膝跪下来，强迫自己一直看着她，不论他多想别开眼睛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丫头？”托亚问道。语气平静多了。

女孩看着他。

“我是这艘船的船长，”他说，“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”

慢慢地，她点了一下头。

“这说明船上所有的人都要听我的话。包括你。明白了吗？”

再一次，她点了点头。

托亚把他那长满毛的棕色手臂伸进货舱。

“好了，丫头。现在我要你从里面出来，抓住我的手。我保证，在我的船上没有人会伤害你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，没有任何动静。然后，女孩试探着伸出瘦得皮包骨的小手，任由它被托亚的大手吞没。



托亚把女孩领回他的房间。他猜测，如果没有那帮貌似凶神恶煞的水手盯着她的话，她应该会开口说话吧。于是他递给女孩一张毛毯，还有一杯热格罗格酒。他知道不应该给女孩喝这样的东西，但除了淡水以外，船上没有其他可喝的了，而淡水实在太珍贵，托亚不想浪费。

现在，托亚坐在书桌上，看着坐在床上的女孩。她的肩膀紧裹着毛毯，小手捧着的酒杯冒着热气。她抿了一小口，托亚本以为格罗格酒辛辣的味道会让她畏缩，然而她却直接咽下，继续用那空洞、破碎的双眼盯着托亚。那是托亚见过最冰冷的蓝眼睛，比大海还要深邃。

“我再问你一次，丫头，”托亚说，语气仍然十分温柔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只是盯着他。



“你从哪儿来的？”

还是盯着。

“你是不是……”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已会这样想，更别说要问出口了。“你是不是来自暗淡希望？”

女孩眨了眨眼，仿佛刚回过神来。“暗淡希望。”由于长时间没有说话，她的声音有点沙哑。“对。那就是我。”女孩说话的方式让托亚不禁感到战栗。她的声音与眼睛一样，空洞无比。

“你是怎么跑到我船上来的？”

“那是之后的事了。”女孩说。

“什么事情之后？”托亚问。

女孩看着他，眼神已不再空洞，而是变得十分饱满。饱满得让托亚那饱经风浪的心都犹如纹纱。

“我会跟你说的，”她说，声音如眼睛般湿润而饱满，“我只跟你说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了。”



事情发生时，她正在村外的岩礁上玩耍。她就是这样逃过一劫的。

她一直很喜欢那些岩礁。她喜欢在那高低错落的黑色巨礁上攀上翻下，看着浪花拍击着海岸。每次她从一块礁石上跳到另外一块时，妈妈总会提心吊胆。“你会受伤的！”妈妈总会这样说。而她也确实受过伤。而且是经常。她常常会磕到粗糙的礁石上，弄得小腿和膝盖都布满了痂和疤痕。但她并不在意。她就是喜欢这些礁石。当大海退潮时，她总能在它们的底部发现各种各样的宝藏，半淹没在灰色沙子之中。像蟹壳呀，鱼骨呀，贝壳呀，幸运的时候，还会有一些海玻璃呢。这都是她最珍爱的东西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有天晚上她问妈妈。她们刚吃过晚饭，一起坐在火炉

旁取暖。她吃了很多炖鱼，心里既满足又温暖。她举起一片红色的海玻璃，好让火光把它的颜色投射到墙壁上。

“那是一块玻璃，小傻瓜，”妈妈说，手指熟练地修补着爸爸的渔网，“一块被大海擦亮的玻璃。”

“为什么它会有颜色呢？”

“我想是因为大海想把它打扮得漂亮一些吧。”

“为什么我们没有彩色的玻璃呀？”

“噢，那只是北方的花哨东西罢了，”妈妈说，“在我们这里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
妈妈的话让她更加喜欢这些海玻璃了。她收集了足够多的海玻璃，用麻绳把它们串起来，做成一条项链。爸爸生日那天，她把项链送给了他。爸爸是一个粗犷的、寡言的渔民，他用皮革般的手捧着它，警惕地盯着那条明亮的，由红、蓝、绿三种颜色组成的海玻璃。但当他看着女儿的双眼，发现她是多么地自豪，是多么地喜欢这玩意儿时，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咧成了一个笑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项链系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其他的渔民为此嘲笑了他好几个星期，但他每次都只是用长满老茧的手指摸摸项链，只是微笑。

那一天，当他们来到村子的时候，大海刚退潮，女孩正在岩礁下寻找着新的宝藏。她远远就看到了他们的桅杆，但她正专注地寻找着海玻璃，根本没有理会。直到她跳到一块礁石上，筛选收集到的贝壳和骨头时，才注意到那些船有多奇怪。它们四四方方，每条船都鼓着三张帆，四边排满了大炮，跟商船完全不一样。她一点都不喜欢这些船的样子。她扭过头来，才惊讶地发现村庄的方向升起了一团团浓浓的黑烟。

女孩奔跑起来，瘦小的双腿飞快地搅乱海沙，她掠过茂草，穿过杂树林，奔向村子的方向。如果家里着火了，妈妈是不会帮她拯救那箱藏在床底下的宝藏的。她脑海里只有这个念头。她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和



精力去收集这些宝贝了，她不能失去它们。对她来说，它们是最珍贵的。或者说她是这么认为的。

快到村庄时，她发现火势已蔓延了整个村子。有很多她不认识的人，清一色穿着白金色制服，头戴钢盔，胸挂护甲。她在想他们是不是军人，但军人不是应该保护人民的吗？而这些人却挥舞着剑和枪，把所有村民都赶到了村子中央。

一看到枪，女孩猛地停下脚步。她以前只见过一把枪，是村子长老萨姆卡的。每到新年除夕夜，他都会举着那把枪射向月亮，将月亮从沉睡中唤醒，把太阳带回来。然而这些军人手中的枪却截然不同。除了木质手柄、铁质枪管和击锤之外，还有一个旋转弹膛。

女孩正犹豫着是应该走近点还是要躲起来，萨姆卡突然从他的石屋里跳出来，怒吼一声，向最近的士兵开了一枪。中枪的士兵脸上瞬间出现一个大洞，随即倒在了泥潭中。另外一个士兵发现情况立马抽出手枪向萨姆卡射击，可是射偏了。萨姆卡得意地笑着，但士兵随即射出了第二颗子弹，根本没有重新上膛。萨姆卡一脸惊讶，捂着胸口倒下了。

女孩差点哭出声来。但她努力地咬紧嘴唇，强忍着泪水，趴下来躲在茂草之中。

她在那冰冷泥泞的草地上趴了好几个小时。她不得不使劲地咬紧牙关才让牙齿停止颤抖。她听到士兵们呼喊彼此，还有一些奇怪的锤击和拍打的声音。有时还能听到一些村民的哀求声，他们乞求士兵们告诉他们，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，激怒了皇帝。然而唯一的答复是一声猛烈的掌掴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暗了下来，村里的大火也已经熄灭。女孩艰难地挪动着早已麻木的四肢，蹲起来看了一眼。

只见在村子中央多了一顶巨大的帐篷，比村里任何一间石屋都要大上五倍。士兵们围着帐篷站成一圈，手里举着火炬。她到处都看不到乡

亲们的踪影，于是小心翼翼地爬近了一些。

她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帐篷的入口。与士兵不同，他穿了一件长长的白色兜帽斗篷，手里捧着一个大大的木箱。一个士兵掀起帐帘，斗篷男人与另外一名士兵走了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出来了，但斗篷男人手上的木箱已经不见了。守门的士兵把帐帘扎起来，用一张网把入口严密封死，任何鸟虫都不可能飞进去。

斗篷男人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，士兵们搬出一张小桌和椅子，摆在他的前面。男人坐下来，一名士兵递上羽毛笔和墨水，随即他便在笔记本上写了起来，时不时停下来抬头朝帐篷里看。

帐篷里开始传来尖叫的声音。女孩这才明白，村里所有人都在那帐篷里了。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尖叫，但那叫声实在太恐怖了，于是她又赶紧趴到泥地上，紧紧捂住耳朵。尖叫声只持续了几分钟，但过了好久好久，女孩才敢再一次抬起头看。

现在天已全黑，除了帐篷门口前的一盏提灯之外，周围已伸手不见五指。士兵们已经离开了，只剩下斗篷男人还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。他时而抬头看向帐篷内，时而低头看看怀表，时而皱眉。女孩正琢磨士兵都哪儿去了，便发现停靠在码头的方形船灯火通明。她竖起耳朵，依稀能听到男人们吵吵闹闹的声音。

女孩悄悄地在茂草丛里爬到离斗篷男人最远的帐篷一端。不是因为怕他发现，事实上，他写得如此专注，哪怕女孩从他身边走过，也未必会注意到。虽然如此，当她从草丛里爬出来，溜到篷壁的时候，还是紧张得要命。等她来到帐篷旁边，发现帐篷的底部被紧紧地钉在地上，只好用力地把篷布扯出来一点，从空隙里钻进去。

帐篷里更是一片漆黑，空气炎热而混浊。乡亲们全都躺在地上，双目紧闭，一个连一个地被铁链捆在粗大的帐篷柱上。帐篷中间摆放着斗篷男人的木箱，盖子开敞。而箱子周围则散落着许多大如飞鸟的黄蜂



尸体。

在远端的角落里，女孩发现了她的爸爸妈妈，跟其他人一样，一动不动。女孩迅速来到他们身旁，强烈的恐惧感灌满全身。

就在那时，爸爸微弱地动了动身子，女孩一下子松了口气。或许她还能救他们出去。女孩轻轻地摇了摇妈妈，但毫无反应。她又摇了摇爸爸，而他只是微弱地呻吟一下，眼珠动了动，但始终没有睁开。

女孩检查了周围，看能不能解开铁链。突然耳边传来一阵巨大的嗡嗡，她转过身，发现一只巨蜂正在她的肩膀上方徘徊。只见巨蜂马上要叮上女孩了，突然一只手从她的脸旁掠过，一掌拍中了巨蜂。巨蜂一翅破损，胡乱地转了一阵，掉落在地上。女孩转回身来，原来是爸爸醒了，但仍一脸痛苦。

他一把抓住女孩的手腕。“逃！”他微弱地说道，“快逃。”接着他使劲地推了女孩一把，女孩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女孩看着爸爸，虽然惊慌无比，但还是想干什么什么让他没那么难受。她周围的人也与爸爸一般，痛得五官都拧成了一团。

这时，她看见爸爸脖子上的海玻璃项链奇怪地跳动了一下。于是她走近看了看，项链又跳了一下。忽然，她的爸爸拱起了腰，眼睛和嘴巴张得老大，像要喊叫一般，然而喉咙只发出了“咯咯”的声音。紧接着，一条粗如指头的白虫破颈而出，不一会儿，更多的白虫密密麻麻地从他的胸膛和腹部钻了出来，女孩的爸爸立即鲜血直流。

女孩的妈妈也醒来了。她喘着气，双眼圆睁，不停转动，皮肤下面有无数的东西不停地蠕动着。她伸出双手，呼唤着女儿的名字。

在她四周，村民们都痛苦地挣扎着，身上的白虫破肉而出。一瞬间，地面上便爬满了这些恶心的东西。

女孩的本能让她想拔腿就逃，但她却握住了妈妈的手，看着妈妈不停痉挛。那些白色虫子正在妈妈的体内把她一点一点地吞噬掉。女孩一

动不动，一直注视着，直到妈妈不再动弹。然后她才跌跌撞撞地站起来，从篷壁底下溜出去，跑回茂草之中。

她在远处静静地观察着，直到黎明，士兵们扛着粗麻袋回来了。斗篷男人走进了帐篷，过了一会又走出来，在笔记本上添了几笔。他如是重复了两遍，然后对其中一个士兵说了些什么。那名士兵点点头，打了个手势，于是扛着粗麻袋的士兵先后进了帐篷。等他们出来的时候，麻袋都鼓鼓的，还能看到有东西在里面不停地蠕动。女孩估计袋子里装的就是那些白色虫子。士兵们扛着麻袋回到船上，剩下的士兵则把帐篷拆掉，把里面的尸体留在原地。

士兵们把铁链从一具具尸体上解掉，斗篷男人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躲在草丛里的女孩牢牢记住了斗篷男人的模样。棕发、鼠脸、瘦下巴、左脸上有一块烧痕。

最后，他们在码头留下了一个奇怪的标志牌，然后乘着方形船走了。等到他们从视线中消失，女孩才从茂草丛中爬回村子。她花了好些天，或许是好几个星期，把所有的村民都一一埋葬了。



辛·托亚船长看着女孩。在说起整件事的时候，她一直都双眼瞪直，满脸恐惧。但现在她的脸又变得十分空洞，像在货舱时一样。

“那是多久前的事了？”托亚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女孩回答。

“你是怎么上船的？”他问，“我们没靠过岸啊。”

“我游过来的。”

“这么远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现在我要拿你怎么办？”



女孩耸了耸肩。

“船上可没有小女孩待的地儿。”

“我得活着”，女孩说，“才能找到那个男人。”

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知道那个标识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女孩摇了摇头。

“那是皇帝的生物法师的纹章。你最好不要靠近他，离他能有多远就多远。”

“不。”女孩平静地说，“总有一天，不管怎样，我也要找到他。然后杀了他。”



辛·托亚船长知道自己没法把她留在船上。相传只要有女人上船，哪怕是八岁的女孩，都肯定会把海怪吸引过来。如果他要留这个女孩在船上，船员们肯定会极力反抗。但他也不打算把女孩扔到海里，或者把她丢到荒芜的岛上。第二天，他们来到盖尔默尔，托亚找到了文成武僧团的首领，一位叫河洛的老和尚。

“这个小女孩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。”托亚说。两人站在修道院的石院中，一座高耸的黑色石庙在他们上方若隐若现。“她的内心已经扭曲了。当一名修道士可能是她的唯一出路。”

河洛双手伸进黑袍之中：“我很同情她，船长。真的。但文成武僧团只收男学徒。”

“她可以当一名仆人啊，”托亚说，“她是个农民，能吃苦的。”

河洛点点头。“是可以。但等她长大到亭亭玉立的时候又会怎样呢？兄弟们肯定会分心的，特别是年轻的那些。”

“那你就把她留到那个时候。至少你可以照顾她几年，直到她有能力强照顾自己。”